

我底白傳  
巴金譯

後 部

我底自傳

前後兩冊

實價一元六角

著者 N. KROPOTK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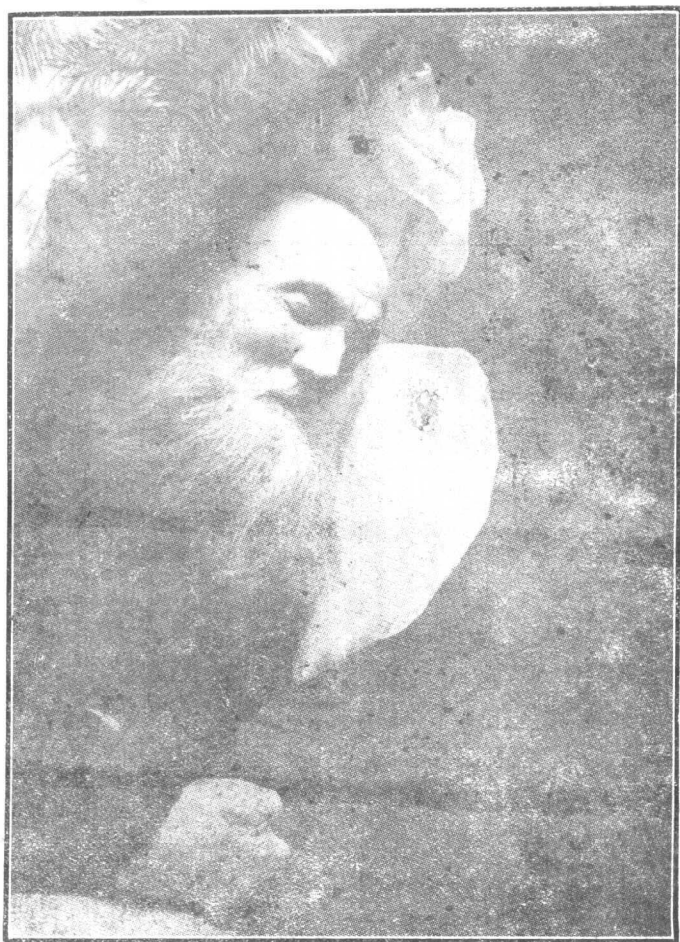
譯者 巴 金

發行者 上海啓明書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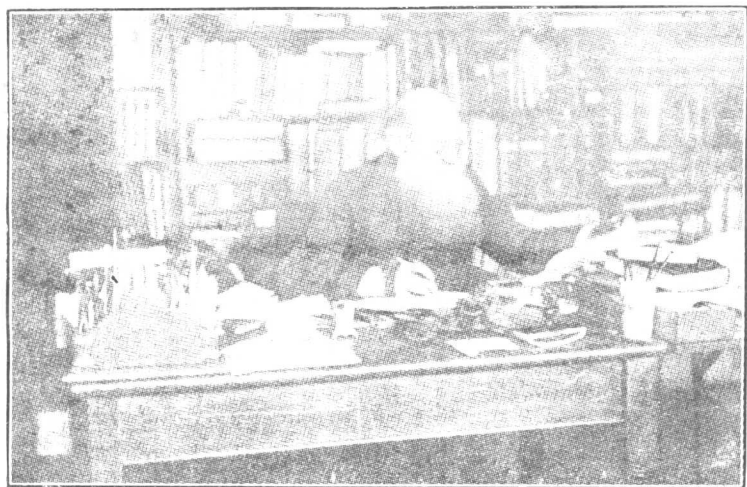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一九三〇年四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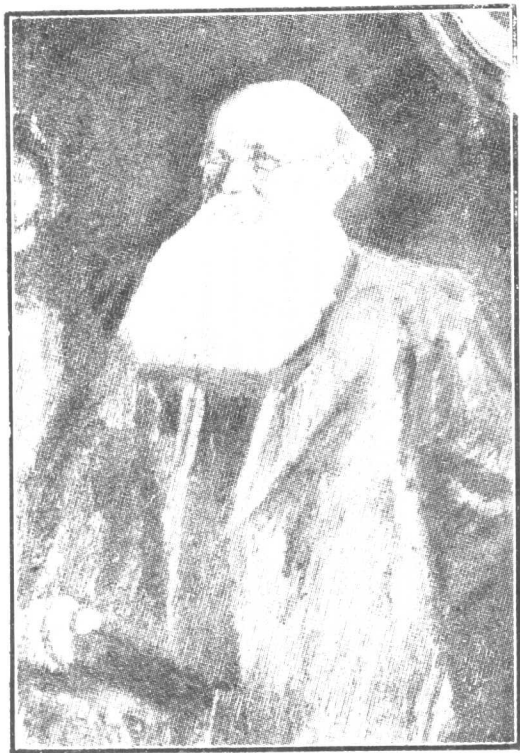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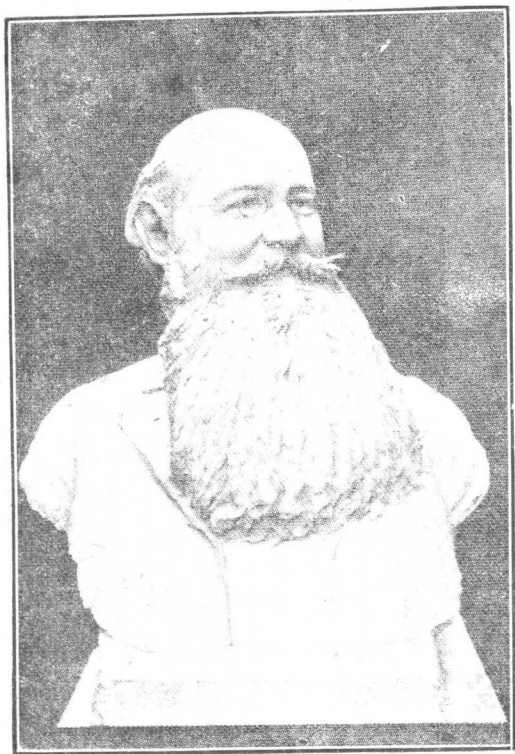
影 攝 後 死 者 著



影攝時學哲生人述著者著



像畫油時歲八十七者著



像刻彫的年晚者著

第一次國外旅行——齊利池小住——國際勞工協會——其起原——  
其活動——其分布——研究西歐社會主義運動——國際勞工協會之日  
內瓦分部

在第二年的初春我便開始了第一次的西歐旅行。跨過俄國國境之際我感到了每個俄國人離開他底母國時的那種心情。當火車穿過人口稀薄的西北各省，在俄國境內行着的時候，人不免有一種越過沙漠之感。數百英里的土地都被一片差不多不配稱為樹林的矮樹蓋着。時時可以看見一個埋在積雪裏的孤寒的小村落，或一條崎嶇、泥濘、曲折、狹小的村路。然而火車一旦入了德國境界，景色

與環境就突然完全改變了。美麗的村落與田莊，幽雅的花園，清潔的石路，一見就使人心豁目爽，入德境愈深，這個對照之感便愈濃。連那個陰鬱的柏林也似乎比我們底俄國城市熱鬧多了。

還有那氣候之相反！兩天以前我離開聖彼得堡時，那里正落着大雪，如今到了德國中部我却不穿一件大衣，在車站的月台上閒步，沐浴着溫暖的陽光，賞玩那含苞初放的花朵。隨後便是萊茵河，再後又到了烈日之下的瑞士。在瑞士的清潔的旅館中，人們通常總是在門前，對着白雪蓋着的羣山用早餐。我從沒有像這一次如此深切地明白俄國位置在北方是一件何等不利的事，而且俄國國民底歷史又因牠底活動的中心地屢在像芬蘭灣沿岸那樣的高緯度線上的一件事實受了何等大的影響；只有在這時候我才完全明瞭何以南方土地對於俄國人會有那種不可抵抗的引力，何以他們那樣熱心地努力達到黑海，而且何以西伯利亞的殖民者不絕地南移，直到滿洲。

這時候齊利池充滿了俄國的男女留學生。工藝學校旁邊的那一條有名的上街就是俄人區，在那里最通行的語言便是俄國話。這一般留學生（尤其是女學生）底生活和俄國國內大部分學生底生活相同，是非常刻苦的。他們底例規的食物就是茶，麵包，一點牛乳，一小塊在酒精燈上炙的肉；同時還佐以關於社會主義運動的新消息或最近所讀的書籍之熱烈的討論。那些除了維持這種生活外還有餘錢的人便把這筆款捐來做公共事業——維持圖書館，援助將發刊的俄文雜誌，捐助瑞士的社會主義報紙。他們穿的衣服是非常樸素。普希金曾經寫過一句名句：『什麼樣的帽子一位十六歲的姑娘戴起不相配呢？』我們底留學齊利池的姑娘似乎傲然地對着薩文黎底故鄉（註二）的居民說：『一個少女在年輕，聰明，而且充滿着精力的時候，難道不便穿樸素的衣服嗎？』

（註一）即齊利池——譯者

不管這一切，總之這個忙碌的小小共同社會是比較自有大學以來的任何別的大學生更為勤勉，齊利池的大學教授反覆不憚煩地稱揚這般女生底優良的成績，以鼓勵男生向學之心。

許多年來我就渴欲知道國際勞働協會底一切詳情了。俄國報紙常常提到牠，然而却不能夠敘說牠底主義和牠所進行的工作。——這是禁止的。我以為這一定是一個非常充實的大運動，但我却不能夠捉住牠底目的與趨勢。現在我到了瑞士了，我決定要滿足這個宿望。

當時正是國際勞働協會最發達的時期。本來在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八年之間歐洲勞働者底胸中就湧起了絕大的希望。只有在現今我們才明白當時各派社會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國家社會主義者，福立葉主義者，聖西門主義者，渦文主義者及其他）所散布的社會主義書報是非常之多；只有在現今我

們才開始懂得這個運動之深度，而且看見我們今人所以爲是近代思想底產物者在當時就已經被人徹底地發揮出來了。當時一般共和主義者底心目中的「共和國」與今日資本家統治的民主組織絕對不同。他們所說的歐洲合衆國是指勞動者底友愛團體，在其中戰鬥的武器皆變爲生產工具，全社會分子得以自由使用來謀全體的利益——正如彼得呂達在他底一首歌曲中所說的「鐵器歸還與工人」。他們不僅要求刑法與政治權利上的平等，而且特別要求經濟的平等。這般民族主義者自己就夢想着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匈牙利起來作農業上與經濟上的大改革運動之領袖。

巴黎六月暴動之失敗，尼古拉一世底軍隊之蹂躪匈牙利，法奧兩國軍隊之蹂躪意大利，以及全歐政治上的與知識上的大反動就把這個運動完全毀滅了。牠底文獻，牠底事業，牠底經濟革命與四海同胞之原理在其後的二十年中被人忘得乾乾淨淨。

然而一個思想還殘留着——這就是全體勞働者底國際的團結之思想，少數法國的移民宣傳於美，渦文底信徒宣傳於英。幾個出席於一八六二年倫敦國際博覽會的法國工人代表與少數英國工人間的協意便是這個在短時期以內勢力遍全歐，囊括幾百萬工人的大運動之出發點。酣睡了二十年的希望又再醒覺了，鼓勵起勞働者「去掉信仰，性別，國籍，種族，顏色底差別」一致團結起來，主張「勞働者底解放是勞働者自身底事」，用全力在人類進化上組織一個強大的聯合的國際組織——不以慈善與愛為名，而以正義來號召，以那般深知自己底目的與熱望的人底團結之力量來號召。

一八六八年與一八六九年的巴黎大罷工潮會多少得着外國（尤其是英國）來的少許捐款之援助；雖然這兩次罷工潮本身並無大意義，而法蘭西帝國政府對於國際勞工協會的壓迫又是非常厲害，但牠們却成了一個大運動底起原，發起這大運動的各國勞働者在各國政府互相仇害之際公然起來主張全世

界的勞働者之大團結。全世界所有的職工實行國際的大團結，靠了國際的援助進行對抗資本家的戰爭——這一個思想，便是最不關心的工人也染到了。這個運動以野火燎原之勢廣布於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各國，鼓舞起許多又聰明又活動，又忠心的工人現身戰場，又從富裕的知識階級中吸引了少數優秀的男女加入牠底陣線。這一個從前沒有人夢想到的勢力逐日在歐洲強大起來，如果這個運動之發展不會見阻於普法戰爭，那麼也許會有重大的事件發生於歐洲，大大地改變了我們底文明之面目，而促進了人類的進步。然而不幸德國底大勝定下了歐洲的變則的狀態，阻止了二十五年間法國的正規發展，給全歐洲打開了一個軍國主義的時代，使我們至今還生活於其中。

社會問題之種種部分的解決方法當時在工人中間異常流行，如國家補助的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平民銀行，無利益的借款等等皆是。這一切的解決方

法都一一提出於國際勞工協會底「各支部」，以及地方大會，國內大會，國際大會，又得着熱心的討論。協會底每年的大會對於那個亟待解決的當前的社會大問題，總有較前更進一步的思想之表示。在這些會議中所討論的種種識見高遠的事情，以及種種科學地正確的而且經過深思的思想（這一切皆是工人底集合的思考之結果）還未曾爲人充分認識；然而要說那一切如今在「科學的社會主義」或「安那其主義」之名稱下流行的社會改造方案皆起原於國際勞工協會底種種討論與報告，也並非言過其實。那少數參加這個運動的知識階級的分子不過把工人自己在支部其後又在大會中所表白的批評與熱望加以整理，給以一個理論的形式而已。

誠然一八七〇——七一年的戰爭妨害了國際勞工協會底發展，但並不能使協會歸於消滅。在瑞士的各工業中心地還有許多生氣蓬勃的協會底支部存在着，每一次的會議中總有幾千個工人到場，在那裏他們公然與現在的那種工

廠土地私有制度宣戰，宣告資本制度末日就快到了。在瑞士的各地都開着地方大會，討論着現在社會組織之最深奧、最困難的問題，這一般參加討論的工人對於問題之知識與乎他們底概念之深刻，還比較加入協會各支部的會員人數之衆多一事更使中產階級吃驚不已。從來在瑞士的工人中間有所謂細工（鐘表匠與珠寶匠）與粗工（紡織工人之類）之別；在這二者中間的嫉妬與成見曾使得工人在勞資爭論上不能作一致的行動，但如今這種嫉妬與成見便逐漸消滅了。工人逐漸強烈地主張着現代社會之分裂中，最大的就是資本家與工人間的分裂，就是占有着資本的人與生來便無資財，不得不終身替少數人生產財富的人中間的分裂。

意大利，尤其是南意中部與北部是佈滿了協會底支部與團體；在這些團體裏面的人都明白力爭了多年的意大利統一不過是一個妄想，不會給平民以大的好處。他們請求勞動的同胞共同起來實行勞動者自己底革命——把土地歸

給農民，把工廠歸與他們自己，廢除壓制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組織，因為這種組織之歷史的使命只是在保護，維持人掠奪人的制度。

在西班牙，同樣的組織遍佈加達魯尼亞，瓦稜薩與安達路西亞各地；牠們與巴塞羅納的有力的勞働同盟聯合，這同盟對他們極力援助，而且牠已在建築業中實行了八小時工作制。協會有八萬多個按期納付會費的西班牙會員；西班牙的活動的有思想的分子都包含在這裏面了。因為協會斷然拒絕參加一八七一年——七二年的政治陰謀，所以更能引起民衆底極高的同情。牠底各省大會與全國大會底議事錄和所發表的宣言書乃是對於現在的狀態之論理嚴密的批評。底模範，同時又是勞働階級底理想之最明晰的記述。

在比利時，荷蘭，葡萄牙等國，這個運動也在擴張，而且使得比利時的礦工與織工之大部分與其中最優良的分子加入協會了。在英國，各職工組合也參加了這個運動至少是在根本原理上牠們是取一致行動的，雖然牠們自己並不肯鼓

吹社會主義，但牠們却已準備好在大陸的同胞實行對資本家的直接鬥爭時，尤其是什罷工時，加以援助了。在德國，社會主義者已與人數衆多的拉薩爾派結合，而社會民主黨底最初的基礎也已經立下了。奧匈兩個也走着同樣的路。至於法國呢，雖然在巴黎公社失敗後反動得勢的當時（迫害協會會員之苛刻的法律已經發布了），國際的組織不能存在於法國，然而人人皆相信反動時代必不能繼續久遠，法國不久必將再度加入協會，執運動之牛耳。

我到了齊利池便加入國際勞工協會底一個地方支部。我又問我底俄國友人，我能夠從什麼地方得到關於其他各國中的這個大運動之詳細情形。「去讀書報罷。」這就是他們底回答；我底嫂嫂當時在齊利池留學，她給我送來了大批的書籍，和近兩年來的報紙底合訂本。我整日整夜地讀着，因此得到了一個恆久不滅的深的印象。在我底精神裏，這些書報所喚起的新的思想之流，是和我底在上街的那一間整潔狹小的房子分不開的。在那個房間裏開窗一望便是一道蔚